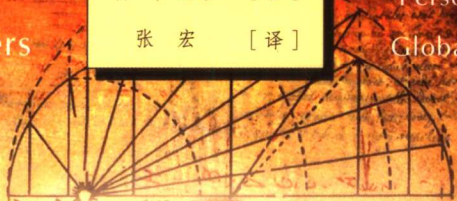


The Legend
of the
Light-Bearers

乔·卢比诺 [著]

张宏 [译]

A Fable about
Personal Reinvention
and
Global Transformation



少女玛蒂尔达：幸存传奇

——一个关于个人新生和全球变迁的寓言

teme e per vede
antidimo ar idem
ogniti a maris de a
one Apell



Letto con la...
L'arte della...
L'arte della...
L'arte della...

古吴轩出版社



艾玛蒂达：幸存传奇

——一个关于个人新生和全球变迁的寓言

乔·卢比诺 著

张 宏 译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玛蒂尔达：幸存传奇 / (美) 卢比诺著；张宏译.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7
ISBN 7-80574-973-6

I. 少… II. ①卢…②张… III. 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7378号

责任编辑：邓思思
见习编辑：吴斐
装帧设计：葳蕤
责任校对：权俊良 陈春华
责任印刷：蒋家宏
电脑照排：胡斌

书 名：少女玛蒂尔达：幸存传奇

著 者：乔·卢比诺

译 者：张宏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http://www.szrbs.net/gwx) E-mail: gwxchs@126.com
电话：0512-65232286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4.75

印 数：00001-10000册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74-973-6/I·041

定 价：14.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献 辞

谨以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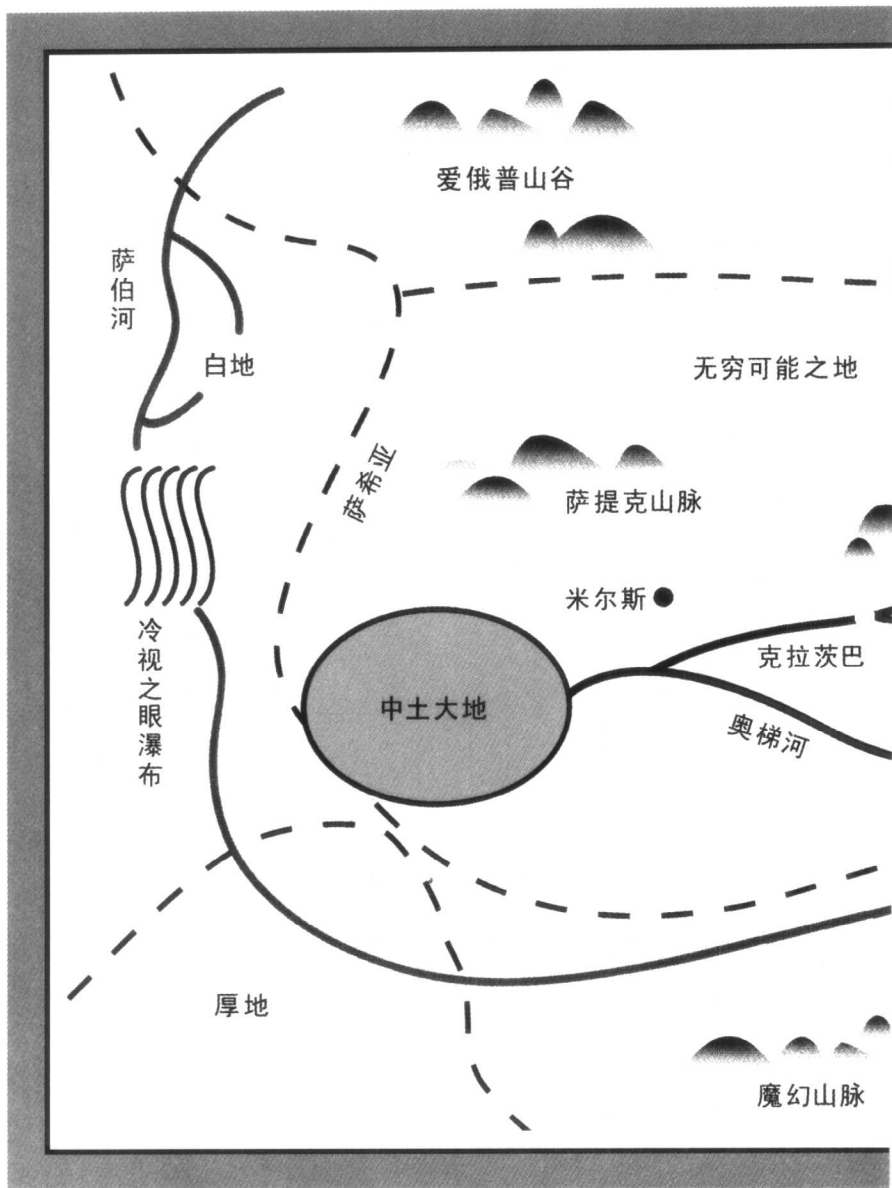
献给那些对光明而夺目的未来充满憧憬，

并且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有勇气去热情生活的人们。

感谢

感谢在个人发展领域帮助我的导师们：迈克·史密斯和卡罗尔·麦克考尔，他们激发出了我的优点，并引发了我个人的新生和全球的变迁。



退隐荒野

布伦山脉

埃茨阿伯山脉

● 洛玛格树林

● 加津平原

● 童话森林

● 自省洞

● 萨伊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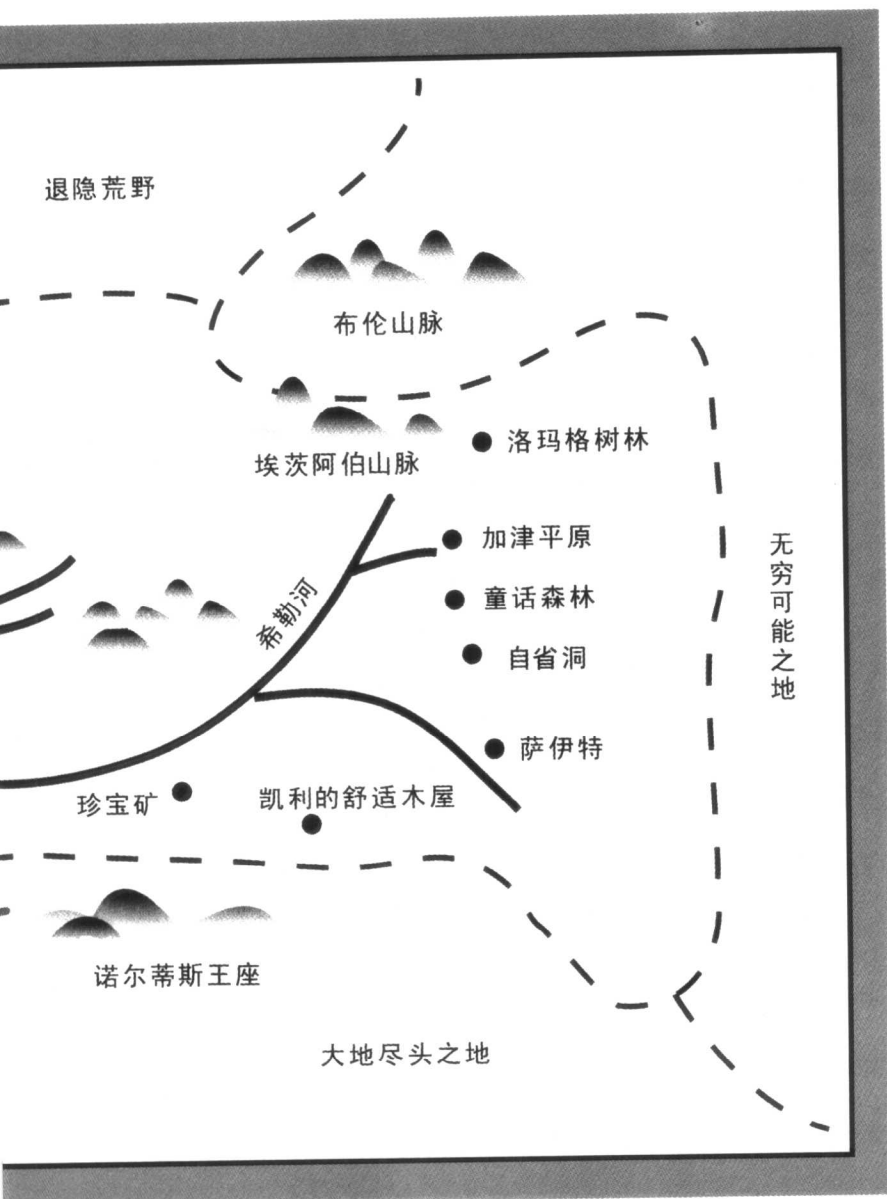
珍宝矿

凯利的舒适木屋

诺尔蒂斯王座

大地尽头之地

无穷可能之地



目录

灰暗现实 / 1

母亲来访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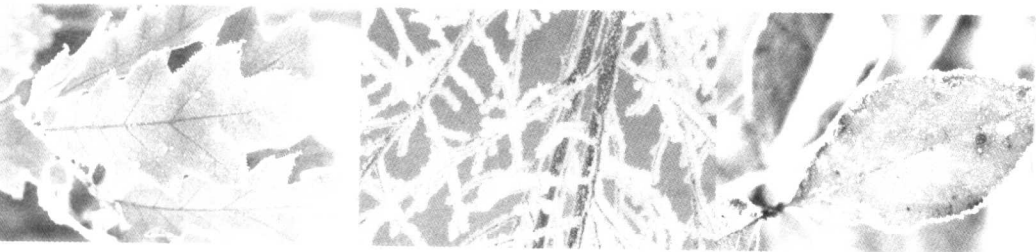
通往无尽可能之路 / 23

魏根的压力 / 35

军队的挑战 / 45

真实的北方 / 53

瘾洞 / 63



冷视之眼 / 73

完满密室 / 85

厚地 / 93

梦想池 / 105

诺尔蒂斯王座 / 109

舍林达的圣人 / 123

新时代光芒的初现 / 133



灰暗现实

The Gray Reality

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险恶而令人压抑的闷热中，然而却又享受不到任何阳光的照耀。空气已经变得污秽，太阳黯然失色，这是那黑暗力量带来的灾难所造成的恶果。



在经过了又一个漫漫长夜的辗转反侧之后，玛蒂尔达醒来。这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本应照射进来了。她感到自己的眼睛此刻一定黯然无神，那是因为哭了多少回啊！今天是她的十六岁生日，可她感到自己非常可怜。“庆祝生日，这是多么糟糕的地方！”她咕哝着自言自语道。她从自己住的这个昏暗阴沉的山洞口朝外看去，再一次挣扎着相信她并非在做梦。呈现在她眼前的，是那再也熟悉不过的柩衣般的荒凉萧瑟，吞噬了那个细小而荒芜的山边村子。整整八年了，自从地球大变以来，一种有着预感的罪恶似乎包裹住了幸存者的世界。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险恶而令人压抑的闷热中，然而却又享受不到任何阳光的照耀。空气已经变得污秽，太阳黯然失色，这是那黑暗力量带来的灾难所造成的恶果。玛蒂尔达孩提时候所熟悉的先前那干净、清爽的空气如今被一层无论白天黑夜都模模糊糊、遮天蔽日的暗雾代替了。天天都如此——每天的光亮仅够看清事物，但总是被那层褪不去的阴霾笼罩着，黯淡无光。没有了赋予生命能量的阳光，这里，除了生长着蘑菇和一些其他形状的菌类外，已没有别的植物存在。

日子变成了为活着而进行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挣扎。在太多个像今天这样的早晨，玛蒂尔达和她的乡亲们被恐惧、艰难的呼吸所包围，天空中那层不祥的黑雾令人窒息，把人们早已麻木的感觉进一步抑制了。

她蹒跚着站起身，双脚感觉到了身下山洞那干燥而布满灰尘

的石头地面。玛蒂尔达回想起以前一直都不是这样的。她伸手去摸了摸腰间皮带上用来装水的葫芦，一丝快乐的震颤短暂地流遍全身。她回忆起了自己七岁时的生活。可是，当她拿起水壶，喝起前一天留下的那暖和但陈腐的水时，那丝欢乐的喜悦迅即消逝了。在急剧的地球大变前那段日子里，玛蒂尔达跟她慈爱的父母一起生活在浩瀚的西海边上，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候的日子跟如今她和二十三名其他灾难的“幸存者”称做家的那些迷宫般的山洞以及四周那干枯、昏暗、死气沉沉的地貌是个多大的反差啊！以前曾有那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色的大海及其带来的静谧，以及偶尔从天际滚动而来的白色浪花；如今四面八方，她极目所至，惟有黄黄的焦干贫瘠的土地。此刻，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真正得到了恩佑。尽管，与此同时，她把自己的好运也视为理所当然。

玛蒂尔达的父亲科斯塔斯在那些业已逝去的岁月里曾是位渔夫。那个岁月现在恍若隔世。她依然热切地记得他出海归来的情景。他会自豪地站在木渔船的转轮旁，慈祥的面容熠熠生辉，秃顶的头皮如同一个发光的棕色鸡蛋般闪耀着亮光，下巴颏上灰色的胡须则钢丝刷般地翘动着。她神往地回忆起自己还是个小不点时，坐在他的膝盖上，伸出细小的手指去抚摸他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面庞和他皮革般脸上的笑纹。

科斯塔斯是个简单爽快的人，几乎跟爱自己的家人一样爱着大海。在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向他的众多朋友，对陌生人也一样，夸耀说：“我是个多么幸运的人！我的一只脚站在那神奇的大海里，而另一只则坚实地根植在大地上，被我心爱的家人包围着！”

他每星期的第七天都要从海上回到家里，那是跟美丽的妻子



托妮西娅和他们的女儿玛蒂尔达一起共享的日子。尽管这样，他的额头还是经常因为在太阳底下过多工作的日子而发出水泡，粗糙的双手也时常被咸咸的海水灼伤。他朝外望着那片曾一度是海床的干枯的平原，他多么希望有风吹动着波浪拍击着岸边！如今，天空永远是那种不祥的灰蒙蒙，他心里多么渴望能有温暖的太阳照耀在他饱经风霜的皮肤上啊！他别无他法，只能把山洞弄成他们的新家，住下来，经常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充饥免受挨饿。至今已经八年了，他一直在努力劳作着去过上新生活，那种生活就如同一条搁浅在海滩上绝望地挣扎着喘气的鱼的生活一样。科斯塔斯时常咕哝道：“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被藤壶缠住了，无法浮在水面上。”他赌咒说自己永远不会习惯那人难以忍受的坚硬的石地面，每天都要弄得他那衰老乏力的关节很不舒服。时不时地，玛蒂尔达望着他，心里想她甚至可以用磅数来量出他的哀伤来。在这个新世界注定的沉重阴影下，他的身体看上去有两倍大。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扭曲而破裂了。每天，他会蹒跚着从荒秃秃的树丛到荒秃秃的树上搜寻隐藏起来的菌菇或躲在洞里的昆虫——这些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也是惟一没了阳光后存活的其他生物。“啊，要是有一碗鱼杂吃，我干什么都愿意！”他喃喃自语说，同时想着自己此刻是多么怀念以前他都吃厌了的那么多的海鲜。

捕鱼和家庭曾经是科斯塔斯生活的基石，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对自己国家领导人跟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争执更是漠不关心。毫无疑问地，他是个头脑简单实用的渔夫，从不会想到什么国家的高层政客们会曾经秘密进行那些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地下试验。如今他已过了六十二岁了，科斯塔斯清楚自己已然是风烛残年，已经是个空空的躯壳，怀疑自己是否每天能保持挣扎

着活下去的健全心智。“我感觉仿佛那巨大的风暴已经冲刷走我的灵魂，只把我的身躯如同漂流木般残留在海岸上。”玛蒂尔达时常听见他这样说。他自己苟延残喘生存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玛蒂尔达。科斯塔斯在恐惧中和悲哀中挣扎着努力照料玛蒂尔达，同时疑惑不解：那些当道的人怎么能够无所察觉，漠不关心，没有预见到他们自私的争权夺利带来的恶果呢？

科斯塔斯和玛蒂尔达跟其他二十三名幸存下来一样在艰难度日的村民一起住在那些迷宫般的山洞里。八年前，在恐慌中，他们都漫无目的地攀爬到了这里，这些山洞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就像避难所！”科斯塔斯经常在村民聚会上这样咕哝，“在这个可怕的地方生活比往年真是难过多了！我们再也无法从学问大厅学习到那么多的知识了。甚至那些简单的活计，比如从地下河里引水上来，在这里也要比以前不知难多少。想当年，用我们掌握的技术，一台马达可以替代二十头驴子干活。也许那么多在地球大变中死去的人现在要过得比我们好得多！”

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所明白的要多得多。其实，作为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充满感激。每天晚上和玛蒂尔达一起做祷告时，他都记得感谢这个奇迹。即便如此，他的感激之情也并没有阻止他每天早晨走出他们住的洞穴时像必办的仪式一样朝着灰暗的天空愤怒地挥动着拳头，大喊一声：“邪恶的力量啊！”

不论自己的运气有多好，科斯塔斯深切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在那场灾难性的地球大变中悲惨死去的爱妻托妮西娅给她带来的好运。那仿佛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那天她叫他带着玛蒂尔达到山上去采合欢皮。她告诉他这种稀有的药草只有在合欢树的树皮上才能找到，这种树只生长在红岩山脉的最北端。

托妮西娅曾师从山区里最受人尊敬的医生西亚学习医术多



年。作为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纪念她的导师以及他的智慧，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托妮西娅”，意思是“我歌颂以西亚”。人们也互相传念，她本人也在成为一名充满智慧和精神的医圣。

作为一名医生，托妮西娅曾经常用合欢皮和其他草药帮助减轻到她那里求医的人们的病痛和精神上的问题。多年以来，托妮西娅已经治愈了许许多多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伤痛。

她是一个容光焕发的美女，表里一致。她的欢乐像音乐一般挥洒人间。科斯塔斯回想起她的歌声是怎样让她所到的每一间房间都充满了美妙和谐的旋律。他合上双眼，依然能够看见托妮西娅站在齐膝深的深绿色的海水里，黑色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着，嘴里哼着一首欢迎他出海回来的曲子，伴随着拍岸的海浪。托妮西娅是他的世界。而现在她已经离去了。他的双眼盈满了泪花。他感觉到自己如同一条在狂风巨浪冲击下逐渐柔弱的堤坝。

他俩最早是在一个朋友家认识的。是的，他被她的美丽吸引住了，但她那热情慷慨的性情和一举一动的超凡魅力更令他心旌摇曳。科斯塔斯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托妮西娅是一名医病术士，即使在她多年的学习研究并使她最终展示自己超常天赋之前就感觉到了。她的医术声名日隆，病人们会不远万里前来求医。托妮西娅拒不承认所有对她医术和聪慧忠告的夸耀，并发誓说她不过是教会别人认识到他们自己内心医治力量的导管而已。此刻，科斯塔斯厌倦了生存的挣扎和对未来狂乱的幻想，他感到从自己灵魂深处有一股羞愧的波浪在涌上来。他清楚要是他死了而托妮西娅活着，她会带领这些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遗憾的是，他不是托妮西娅。他因为这点而非常绝望。

在这新的一天，玛蒂尔达尽可能高兴地跟科斯塔斯打招呼。“早上好，爸爸！”她问候道，同时试着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来

掩饰自己内心的难受。她能觉察出父亲给予她的无尽的爱以及他的痛苦。而今天，在以前一度会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早上好，生日快乐，蒂尔迪！”他回复道，“今天你十六岁了，有什么感觉？”

“很好，我觉得。”玛蒂尔达回答。

“那么，让我们立刻开始你的十六岁生日吧！”科斯塔斯鼓励地说道。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只小真丝袋子，小心翼翼地把它递给自己的女儿，“生日快乐，我最好的姑娘！”

玛蒂尔达打开袋子，里面露出了一个形状奇特的护身符，一头连在一根细细的金线上。“哇，好漂亮！”她用手拎起护身符，大声叫了起来。

“这是你妈妈的护身符。”科斯塔斯用粗哑的声音解释道。他将金链挂上她的脖子，那块琥珀色的护身符坠就挂在她心口上。“我们早就打算在你十六岁生日这天把它送给你，让你大吃一惊。你还是个小姑娘时，你妈妈就叫我一直保管在身边，直到你生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

“噢，爸爸，真是太谢谢你了！从今天起我会永远把它戴在身上。”玛蒂尔达踮起脚尖在科斯塔斯脸颊上亲吻了一下，同时有些痛苦地发觉她父亲似乎每天都在萎缩下去一点点。

科斯塔斯眨了眨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他咳嗽一声，脑子转动着改变话题。“你那只长着金黄色毛发的心肝宝贝哪儿去了？”他问，一边转身去寻找那只一刻不离开玛蒂尔达身边的猎犬。

“喜瑞到树丛里玩耍去了。”玛蒂尔达回答，“不论是黑暗力量还是那一直不退去的阴霾都不能影响它的兴致！”喜瑞意志坚强，兴致很高，它的活力似乎从它松软的双耳和丝般金色的皮毛



上奔涌出来。地球大变后，玛蒂尔达救下了这只断了腿的小狗。根据自己读过的一本有关外国情况的书上的一个充满绿色、物产丰富的国家的名字给它起名“喜瑞”。喜瑞给玛蒂尔达带来了欢乐。它活泼的嬉戏帮助人们舒缓在这个艰难新世界里生存的痛苦。每天有大半天时间，玛蒂尔达除了去拉水桶或者捡柴禾生火，都在劳累地搜寻食物。喜瑞一次又一次地支撑起了玛蒂尔达的精神。

但是今天，玛蒂尔达已经成了一名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她知道自己最后必须面对那些最严重的事情。“爸爸，把一切都告诉我吧，我们的世界是怎样被毁坏的？”她请求道。

科斯塔斯蹒跚着走到玛蒂尔达坐着的那块大石头旁。他用手臂绕住她，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好吧。”他慢慢地说道。但是，仿佛在忍受疼痛一般，他在再开口说话前闭了闭双眼。“该是让你知道一切的时候啦。”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再次停下来不說話。玛蒂尔达等待着，心里想这件事情是否非常难以言表。终于，科斯塔斯又沉重地叹了口气，抬了抬他宽阔的肩膀。“不，蒂尔迪。我不过是名单纯的渔夫，而所有发生的事情总是让我无法理解。我们去问问预言师奥格吧。”（注：Augur原指古罗马用观察飞鸟行动等方法占卜未来的占兆官、占卜师、预言者。本书中用做人名。）

玛蒂尔达承认这是他所能给她的最好的回答，于是便抓住父亲的手臂，搀扶着他离开了岩洞。沿着一条布满尘土的小路，他们来到更低处的一片地面，山边的岩石上开凿着一个很小的口子。“啊，全知的大师啊，我们可以前来拜见您吗？”科斯塔斯朝着洞里的黑暗中大声喊道。

“当然欢迎，欢迎你们随时来！”那位被人们称为预言师奥

格的老妇人回答说。渐渐地，她手里拿着的火把的亮光进入了科斯塔斯和马蒂尔达的眼帘，一名瘦小而坚定的老妇人来到了入口处。

“呵，全知姥姥，谢谢你！”科斯塔斯用多年来人们见她时用的礼仪跟那位老妇人打招呼。奥格是所有村民中年龄最长的，她被人们尊称为一名智慧而荣耀的姥姥。没人称呼她的姓名或者知道她活了多少岁。“今天是我女儿蒂尔迪，呃，玛蒂尔达的十六岁生日，她迫切希望了解有关地球大变的情况。我是个简单的人，故此我们到您这儿来寻求更伟大的理解。”科斯塔斯恳求道，他的头恭恭敬敬地低着。

奥格不单单是年事已高。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学识渊博、富有智慧、见多识广。她比任何活着的人，不管是地球大变之前还是之后的人，对历史了解得更准更多。而知道她还拥有预言天赋的人则更少，因为她极少跟人谈及她对未来的想像，她觉得讲出来后可能会阻碍人们去学习那些有价值的教训。村民们所知道的是，奥格是传言中一个活了三百多年的种族里的最后一人。如今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经离世了。在她年轻的时候以及在她的影响力到达顶峰之际，奥格曾经凭借其正直和智慧给许多人提供了忠告。她曾经在备受人们敬仰的学问大厅担当一名受人尊敬的教授，担任那些最高领导人的理性的发言人和深受信任的顾问。她退休后来到了村里，有好几代人的时间继续给人们提供忠告。地球大变后，正是奥格告诉幸存者如何找水并挖井，如何找食物，如何生火，怎样做火把等。要是没有她，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

奥格拥抱了科斯塔斯，然后热切地朝着玛蒂尔达微笑着。她指着洞边一块低而宽的石头说：“请坐下，欢迎你们来。我会尽我所知把那些发生的事讲述出来。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们的世